

前論

第一章 本問題之歷史上考察

余對本問題已於丙辰秋辯其大要者有之。今又續論此題。非是。今見之異於舊見。而然已於自序中概述之矣。蓋此問題始出於李退溪奇高峯間所起所謂四七論爭。而其論爭所發。則即因秋巒鄉之雲所撰所謂天命圖說也。夫秋巒此圖。據本於胡雲峯。而雲峯之學即本之於朱晦庵。晦庵之理氣說。亦非自淑。而祖述伊川。本然氣質二性之說。以得者也。本然氣質二性之說。亦非程伊川所獨創。而取諸濂溪。所謂「無極二五妙合而凝者也。而子思則就其妙合之中。獨指無極之理而言。故直以是爲性焉。」橫渠所謂「氣質之性。義理之性。」等說而成之。此「性理學」總系所以開始於宋代者也。

蓋有儒書以來。凡諸術語之成規者有之。非毫分而縷析。亦足以釋明天人相與之要義者。自無待言。經傳不云乎。易繫辭曰。「一陰一陽之謂道。繼之者善也。成之者性也。」又曰。「易有太極。」知氣在上。若魂氣則無不知。」又曰。「精氣爲物。」又曰。「元者氣之始也。」堯典曰。「人心惟危。道心惟微。」詩烝民曰。「天生烝民。有物有則。民之秉彝。好是懿德。」又

皇矣曰。『順帝之則。』論語曰。『性相近。習相遠。』又曰。『夫子罕言性與天道。』又曰。『仁遠乎哉。我欲仁斯仁至矣。』中庸曰。『天命之謂性。率性之謂道。修道之謂教。』又曰。『喜怒哀樂之未發。謂之中。發而皆中節。謂之和。』孟子『道性善。』又曰。『其爲氣也。至大至剛。』又曰。『形色天性也。』又曰。『天理人慾。』以上古聖賢所稱之術語也。周濂溪曰。『無極而太極。』又曰。『性即理也。』張橫渠曰。『有氣質之性。有義理之性。』程明道曰。『道即性。若道外尋性。性外尋道。便不是。』又曰。『生是性。性即氣。氣即性。』程伊川註性相近。習相遠曰。『此言氣質之性。非言性之本也。若言其本。則性即是理。理無不善。孟子之言性善是也。何相近之有哉。』朱子於孟子難告子生之謂性。犬性牛性節註曰。『性者今所得於天之理也。生者人之所得於天之氣也。性形而上者也。氣形而下者也。人物之生。莫不有是性。亦莫不有是氣。然以氣言之。則知覺運動。人與物若不異也。以理言之。則仁義禮智之靈。豈物之所得以全哉。此人之性所以無不善。而爲萬物之靈也。告子不知性之爲理。而以所謂氣者當之。』又中庸性道教曰。『性即理也。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。氣以成形。而理亦賦焉。』(下略)

夫成之者性者。明確是指有生而言者。則其有生內容亦必是陰陽往來生成有爲理法之具體而徵者可知矣。其生成有爲之徵。極爲好象。故指其陰陽來往存續狀態曰善。善徵在

乎先。故後於善而生者不得不稟其善。故謂之性善。余之性善解釋斷據是處。然而受性之形氣有難齊均。圓融。局偏準。其物體而差。人者物中之一。其生者。由形氣而受性。則形氣之圓融者。受其性。亦圓融。而用心多恢弘也。形氣之局偏者。受其性。亦局偏。而用心多滯隘者。倘無異論。蓋人之面貌萬億皆不同。是其形氣不同之確證。而如此萬億不同之形氣。所受天性亦必有萬億不同者。推可知矣。是可謂之同質異量。而乃所謂「性相近者」。真可謂聖人銓衡之語也。量雖不同。而質既同。故謂之性善者。何所不可。而程伊川遽曰。「此言氣質之性。非言性之本也。若言其本。則性即是理。理無不善。孟子之言性善是也。何相近之有哉。」云者。乃伊川之過誤。而聖人之語。固自在也。其曰。「性即是理。理無不善」者。爲朱晦庵所謂理主氣從說之後楮。而終成李退溪所謂性發爲理。情發爲氣之說也。

此正是朝鮮儒學界四百餘年間所謂理氣爭論訟端之所由以來者耳。

鄙丙辰稿所論中。解理氣二字之義。復無餘蘊。然對本章所論。自然復致其義。

夫理字之文。王里（王里者國道之義也其所謂玉里云者無據論之也）而通之義也。通者。連絡流行之義也。於事物上認其肯綮之辭。令曰理也。故事事有理。物物有理。乃所謂條理是也。與烝民所謂「有物有則之則字。例同而乃可曰有物有理。有事有理也。故其云「性即理」。尙可掩笑也。如曰理即性。則說不得矣。曰天理曰地理曰物理曰事理。凡稱之道理義理倫理論理學理文理等許

多理字。何莫非用於附從辭令也。理若主宰之實在。何得爲辭于許多實在主語之下耶。以此主見對觀朱子與蔡季通書。『理有動靜。故氣有動靜。若理無動靜。氣自何以有動靜乎。之說。則正是虛實相反。且據朱子語類卷四則。『性只是理。然無那天氣地質。則此理沒安頓處。』云云。其曰無氣則理無安頓處者。明是無氣。則理不現之論證。而向所謂『若理無動靜。氣自何而有動靜乎』云者。非是相爲矛盾乎。

夫氣物也。理非物。故纔發見氣處。便認其有條理。未發見氣處。必不得認其有條理矣。此其理非爲氣之主宰。而反爲氣之條理者。明且確也。予嘗坐於在左右兩邊路之屋之硝子窓內。而予視線巧被窓硝子之間於兩路時。有人過之視線之左。因忽不見。予怪而探看。則實人行過于予視線之右路而左路。則無有焉。俄者因忽不見者。是影人而實人則行過于右路也。予始覺反映之貽我錯覺矣。彼主理主氣之說。未是不錯覺。而曰理曰氣也。然氣是物而理是語。則千載之下。未有不以實辯其虛者。存矣。又朱子答鄭子書曰。『氣不可謂之性命。但性命因此而立耳。』云云。此亦可驗其存在不存之理由也。其曰。『氣不可謂之性命。但性命因此而立耳。』云者。知其無氣則不可言其性命者明矣。然則。審知氣是實而性命之爲虛也。蓋性者。成之之名。命者。授之之名。則性與命亦是語也。而非物也。況其理乎。正朝夕者。視北辰。正嫌疑者。視聖人。聖人之所命。天下以爲正。今按聖人之言中。無理主宰